

## 我的乡愁故事

## 刻在味蕾深处的故土滋味

官凤华

黄昏展卷,醉心于老树画画(老树原名“刘树勇”,微博名“老树画画”)的题词:篱上开着闲花,小院种些青菜。吃酒做梦读书,困个自由自在。翻看旧书,细数这细碎的寻常日子,就像捧着一棵老青菜,在霜天雪夜里,一瓣一瓣地掰,或清炒或煨煮,养胃且暖心。

母亲对青菜可谓情有独钟,房前屋后,圩坎沟边,田埂道旁,均种着青菜。远望颇像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轴,近瞧又似沈尹默的飘逸行楷。

青菜的绿,浅处是鲜嫩的翠绿,深处是醇厚的墨绿。将裹紧的叶片轻轻掰开,浸泡在清水里,叶片上分布着阳光岁月的奔跑筋络。

霜降时节,母亲种的青菜长得齐膝高了,这时摘下来洗净,经太阳曝晒,把收拢的菜码到大脚盆里,撒上粗盐,打了赤脚,在盆子里来回踩,原本干蔫的青菜就变得湿润又富有生命质感,冒出津津的绿水。最后埋进大缸里,压上几块大石头,来年便能吃上酸咸爽口的腌咸菜了。

霜霰浸润的清晨最是动人,青菜们仿佛穿上了一袭洁白的婚纱,在晨光的濡染下愈发娇羞妩媚。此时的青菜留住了霜霰的精华,碧乌水灵,烧锅青菜汤,扒拉着亮晶晶的粳米饭,碗上热气腾腾,嘴里吸溜吸溜,再寒冷再寂寞的日子也变得滋润而鲜活了。

青菜味道清甜,淡而有味,口感柔嫩细腻,吃法更是不拘一格。可炒,可拌,可煮,可烩,可腌可晒,可荤可素,样样皆宜。农家婚嫁宴席上必不可少了一道氽大肠,切得厚薄均匀的大肠,掺上青菜头,那个香哟,直透人五脏六腑,哪顾得上嘴被烫得哇哇叫,吸溜吸溜地直往肚里咽。

我最惦念的,还是母亲煮的芋头酸粥,黏糊糊、香喷喷的,一顿吃个两三碗不在话下。腊月里,煮上一锅热腾腾的猪油拌菜饭,夹上几块油腻腻的苋菜卤腌菜帮子,逼仄的

小屋里便笑语盈盈、温暖如春了。

天寒沁骨的日子,来一碗牛肉烧青菜最是惬意。洗净的青菜入油锅煸炒至微微发蔫,再倒上切成片的牛肉,掺进剁辣椒,加水焖烧。待牛肉酥烂、青菜入味,盛一碗出来,吃时蘸着香醋和辣椒酱,嘴里辣得直嘶哈,鼻尖上沁汗,寒意也如雪般消融。

爆炒青菜香菇也极其爽口。鲜香菇洗净,热水中焯一下,青菜切段儿,待油炸响时,一起倒进锅里翻炒。夹一口放进嘴里,菜嫩,菇脆,舌尖上的滋味百转千回。这清纯的味道,让人在渐深的寒意中,品尝到一丝来自生命深处的、坚韧的甜意。

青菜烧豆腐,是一道最平实的家常菜。小火慢炖,掺些许虾仁。上桌,青白分明,色泽鲜艳,豆腐软嫩,汤汁醇正,清爽宜人。没有张扬的个性,而是平实到极致,是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的坚守,是安贫乐道、宁静致远的境界,充满温情和慈悲。倘若华丽的宴席是诗歌和小说,那青菜烧豆腐便是平和冲淡的散文。

青菜炒肉圆也是一道难得的美

味哩。先把青菜焯熟,再倒入内嫩外焦、个大溜圆的狮子头,加盐,小火烧透。盛到碗里,撒上青蒜花。青菜油汪汪,浸着肉香,咀嚼时满口生香。烧杂烩也少不了绿滴滴的青菜,杂烩里的蹄筋、红虾、海参、鸡肉嫌油腻,但里面那素面朝天的青菜却绿得亮眼,似一泓秋水滑过舌尖,令人油然而生对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之思。

各地的青菜,有着不同的品性。江南的“苏州青”叶片宽厚,叶梗短而粗,如吴依细语的水乡女子;“上海青”梗大叶细,适宜和菇类搭配爆炒,绿油油的质态和浓郁的蔬香吸引着食客味蕾,细品之后顿觉神清气爽。

青菜清雅亮丽,深受文人墨客的垂青。齐白石喜欢将其入画,素面朝天,水墨淋漓,笔下的青菜如乡间村妇纯朴恬静,自有一番风韵。乡贤郑板桥曾写下“青菜萝卜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”的联句,可见其对青菜的钟爱。康熙时期的廉吏于成龙别号“于青菜”,这不仅缘于他每餐

多食青菜,也因他为人如同青菜一般,质朴清廉。“嚼得菜根,百事可做”,这份苦尽甘来的滋味,何尝不是一种坚韧达观的人生态度。难怪苏东坡被贬黄州时,会写下“蓴莼蒿笋试春盘,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旷达诗句,这“清欢”二字,大抵就藏在一碟青菜、一碗白粥里。

夏丐尊与弘一法师(李叔同)是莫逆之交。夏丐尊曾写道:“在弘一法师的世界里,一切都好。百衲衣、破卷席和旧毛巾一样好,青菜、萝卜和白开水同样好。咸也好,淡也好,样样都好。”他极其欣赏李叔同的清简生活,说他喝菜汤、用破草席、破毛巾、穿草鞋不以为苦而获大欢喜、大自在。

霜雪青菜,是上苍给予人间最温柔的抚慰与馈赠。故园青菜,是儿时跟着母亲采摘的记忆,是灶台上铁锅翻炒时飘出的烟火气,是离家后走遍万水千山,也念念不忘的、刻在味蕾深处的故土滋味。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)

## 雪落金家营

蒋杰



雪乡晨曦

李昊天/摄

雪落下来的时候,我还在熟睡。直到清晨天蒙蒙亮,母亲推不开屋门,我才知道昨晚下了一场大雪。

雪把屋门挡得严严实实。母亲先是轻轻一推,门“嘎吱”响了一声,纹丝不动。再推一把,又是“嘎吱”一声响,门依旧没有被推开。看来昨晚定是场暴雪,我一边想着,一边迅速穿好了衣服。

那时候的我已经是半大小伙子,一身的蛮力气。双手往两个门把上一搭,猛地一使劲,“咣当”一声,门豁然打开,像是在漫天风雪中硬生生切开了一个缺口。寒风裹着雪粒子一下扑了进来,像极了在雪地里挨冻了一整夜的家犬大黄,急着要跑到火炉边取暖。我站在门口,哈欠打了一半却被噎了回去,着实被眼前厚厚的雪吓了一跳——满世界都是白晃晃的,看不清土堆、水窖,墙外的老榆树孤零零地站在风中,冻得直打哆嗦。几根干树枝已经被雪压断了,也许是北风吹的,在风里不停地摇晃,像是老榆树断了一只手。分不清是北风还是西北风,风裹挟着雪横冲直撞地吹,墙想拦住风,它就赌气似的在墙角堆起一道齐腰高的雪墙。

好大一场雪。我们熟睡时,村庄也在熟睡,只有雪是醒着的。雪趁着村庄熟睡时悄无声息又浩浩荡荡地落下来,天地间一片苍茫,轰轰烈烈却又安安静静。

我把棉袄扎紧,先拿扫把在堂屋和厨房之间扫出一条路来。肚子可不会等到雪停了再饿,我们都盼着用一碗温热的餐饭,驱散落雪的寒冷。不一会儿,厨房的烟囱里就升起了轻烟,那是母亲开始做饭的信号。轻烟迎着雪,在雪絮纷飞间穿梭而上,在半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黑线,真像我那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我接着又爬上屋顶去扫雪。雪花在空中还是飘飘扬扬的,一朵一朵,自在舒展。可一旦落到地上,就立刻和周围的雪紧紧地融在一起,很快变成了冰,化作一层坚硬而厚重的盔甲,严严实实覆盖在树枝上、房顶上、大地上……所有雪能到达的地方。

站在屋顶上极目远眺,金家营被雪紧紧地笼罩着,远处的山、芦花,甚至更远的蒋滩、四龙,都笼罩在雪中。屋顶的红瓦青砖,地里还未刨干净的玉米秆子,都被雪隐藏了起来。甚至连金家营和李台之间的沟壑,在雪的映照下也不再那么深刻,好像我一个大大的跨步,就可以越过去。

雪隐藏了的,还有时间。它让时间慢了下来,正在写作业的小妹,懒洋洋地坐在窗前翻着书,写几个字,看几眼雪,再看几眼我。翻小卖部的老金本来急着要去进货,一看这雪,笑着说:“天在留我呀!”于是开开心心地决定晚几天再出门。

不过有时候,雪也会让一些事物清晰起来。比如,落雪时,我的心事就再也藏不住了,热烈地想念一个人。比如,我家的大黄在天不亮时,已经去了老张家好几趟——雪地里歪歪斜斜的小狗脚印说明了一切。谁都知道,大黄喜欢老张家的小黑。

等我扫完屋顶的雪扫干净时,金家营已经完全醒来了。有些勤快的人,已经扫光了屋顶上、院子里的雪。有些人正在扫,没多长时间就把门前雪扫得干干净净了,还向外延伸了好一段距离。扫雪的时候,邻居也在扫雪,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商量着过几天一起去赶集。

终于扫完了所有的雪,我顺势躺在厚厚的雪堆上。跷着二郎腿,嘴里叼着半个油饼,全身冒着热气。几只麻雀在树枝间叽叽喳喳叫着,飞来飞去,抖落了树枝上的雪。如果仔細看,就可以看到马路上树枝上一些不知名的小草已经悄悄冒出了绿芽,春天已经在路上了……

(作者单位: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)

## 非虚构作品展

## 驻村就是驻心

田华桂

2024年,我主动申请到临洮县峡口镇樊家岭村驻村帮扶,因为那里是我父亲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地方。投身帮扶工作后,我没有任何“水土不服”,反而有“回归故乡”的归属感。这份跨越两代人的羁绊,早已悄然化作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与滚烫的情怀。我循着父亲的足迹,以朝夕相伴的坚守,见证樊家岭一点一滴的蜕变,感受着这片土地蓬勃的发展。

当兵时,我学会了理发,经常拿战友、亲朋“练手”,日子久了,手艺也算扎实。到樊家岭后,我发现乡亲们理发格外不方便,需往返四十多公里,折腾又费事。每次去村部门口闲聊,我总能看见不少乡亲那杂乱的头发,有一次便主动对一位大妈说:“大妈,我给你理理发吧?”起初,乡亲们眼神略带迟疑,脸上显出几分不好意思拒绝的志忑,大抵是怕我剪得不合心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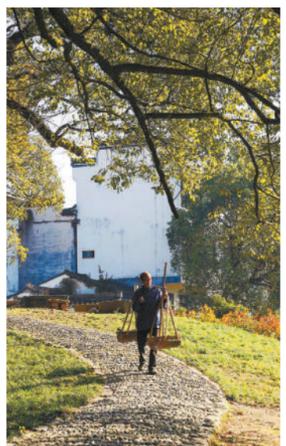
我找来装粮食的塑料袋(偶尔也用报纸)充当围布,拿起剪刀,从容地修剪起大妈花白的头发。理好后,大妈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,笑着说:“你这手艺真不赖,比镇上理发店剪得还合心!”听着这话,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,觉得这哪里是“帮忙”,分明是用一把小剪刀,把我和乡亲们的心“剪”得更近了。

打那以后,我的理发手艺算是在村里出了名。大爷大妈们时常邀请我去家里理发,每次登门,他们总会特意烙好烫面油饼,或是蒸上猪

油盒子,热情地招待我。理发时,也经常和我唠家常,从地里庄稼的长势到村里的新鲜事儿,家长里短间,陌生感渐渐消融。

让我记忆最深刻的,是给村里一位智力残疾的女孩理发。在一次入户走访时,我看见她的头发乱糟糟的,便轻声说:“我给你理个发吧?”她怯生生地望着我,眼神里满是忐忑,却还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我拿起剪刀,利落她剪起来,她的家人在一旁不停絮叨,语气里藏着几分自卑。我一边剪发,一边应和着他们。这时,女孩的父亲忽然说:“田队,只有你不嫌她脏。”我心猛地一揪,哪有什么“嫌弃”?对我来说,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小事,可对这个家庭而言,或许是被尊重、被接纳的温暖。剪完发,女孩对着镜子摸了摸整齐齐的头发,露出灿烂的笑容,她的家人也握着我的手反复道谢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“不嫌弃”从来不是值得夸赞的美德,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。这把小小的剪刀,剪去的不仅是杂乱的发丝,更是隔阂与偏见;而我收获的,是沉甸甸的信任。

樊家岭以农业立村,道路不畅是制约发展的“卡脖子”难题。入户走访时,我发现村里几处社道的路面坑洼不平,晴天走一趟尘土飞扬,雨天更是泥泞湿滑。这路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添了堵,更让地里的庄稼少了顺畅外销的“出路”。乡亲们一声声“出行难”的念叨,成了我最



村边 方华/摄

牵挂的事。

我便第一时间将这些情况汇报给领导,又主动对接临洮县相关部门,一趟趟奔走协调,全力推动道路修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总长2.27公里的路面硬化改造项目成功获批。当坑洼被碾平,崭新的沥青路面铺展开来,昔日让乡亲们犯愁的“烦心路”,摇身变成了方便出行、助力增收的“振兴路”。圆了乡亲们盼了多年的心愿,我心里特别舒坦。这两条平坦通畅的路,不仅铺在樊家岭的土地上,更铺进了乡亲们的心里,让我获得了乡亲们

实打实的信任与支持。

看到村小学的教室屋顶漏雨、墙体开裂,我便和队友一起,对接县相关部门,最终申请到一笔修缮资金。从商议方案,到处理屋顶、重建墙体,每一个环节我都在现场,全程跟进。工程完工后,孩子们终于不会被风雨惊扰,看着孩子们和老师欣慰的笑容,我深深体会到,为群众办实事,就是要把这些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小事办实、办好。

入户走访时,我发现不少村民被疾病困扰,却就医无门。于是我挨家挨户询问,记下每一个患者的难处,又主动对接省市县多家医院,帮助7名患病村民顺利就医。

一次,我得知村里一位大姐长期服用的药品,售价远高于网购价格,我担心她买到假药或是花了冤枉钱,便分别向兰州、西安、广州三地的医院询价核实,最终联系上药品生产厂家,让她日后能以批发价购药。没过几天,大姐特意送来一双毛布底鞋,鞋面是碎花的,鞋底纳得密实。穿着这双鞋,每走一步都觉得踏实——它时刻提醒我,驻村帮扶的路上,唯有以真心换真心,才能走出最坚实的脚步。

村里还有一位贫困户妇女,身患顽疾,病情始终得不到控制,一家人整日愁眉不展。我得知后,内心五味杂陈,和家人商量后,便自掏腰包,为她购置了急需的药品。现在,她总爱给我发信息,讲她的近况和

## 古道行思

王虹娟



秦楚古道遗址

阳光雨露,眷恋着古道上曾经的车马喧嚣与人间温情,哪怕飘落,依然不愿离去。还未落下的花瓣簇拥在枝间,与风儿一起欢歌,仿佛正急不可耐地向过路人讲述古道的传奇。

行至中途,一座残破的屋顶映入眼帘。这座石屋的墙壁尚存,屋顶却早已坍塌。根据墙壁上的碑文得知,这是清代的驿站,清末电报兴起后,驿站便慢慢退出历史舞台,终至

废弃。人类总以为自己能凭技术与智慧改变世界、重塑文明,可这份改变在青山面前,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一瞬。青山始终巍然屹立,以亘古不变之沉静,默默见证着万物更迭:青铜时代的箭镞、唐宋的雕版、明清的驿驛,连同这座驿站的繁华,终究抵不过时光侵蚀,消融于泥土。而山间的冷杉年年抽新芽,箭竹岁岁生新笋,它们在四季轮回里生生不息,以最朴素的生机,映衬出自然的

贵的文化遗产沉淀下来,供后人凭吊感悟。它见证了文明的崛起与湮灭,也让我们思考,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,每个人都如古道上的青石板,虽微不足道,却能共同铺就文明的道路。

走在這條古道上,仿佛置身千年前的世界。文明本就是一条路,我们跟在古人的身后,不断夯实路基、拓宽路沿、铺上石板,不断累积迭代,才有了文明现在的模样。

“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。”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与魂,我们正是守护根系、疏浚泉源的园丁。对我而言,秦楚古道之行,不仅是一次观光之旅,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。作为检察官,我们守护的不仅是石阶垣墙,更是民族的记忆根系;我们捍卫的不仅是文物本体,更是中华文明永续流传的精神血脉。

走下古道,山风依旧在耳畔低吟,诉说着沧桑,也传递着对未来的殷殷嘱托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,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。我的心境不由得开阔起来,那份守护文明根脉的责任也愈发清晰——我们不仅是文脉的守护者,更是以法治力量捍卫历史传承的卫士。我将怀揣这份感悟与使命,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,书写新时代检察官守护文化遗产、赓续中华文脉的壮丽篇章。

(作者单位: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)